



# 抱我！抱我！

不憂君

——訪孤兒院雜記——

許多人圍在搖籃邊。那小孩長得眉清目秀，是個「將軍臉」，非常可愛。褓娘講述着小孩不幸的身世，坎坷淒涼，每一個人都深深的被感動了。那小孩翻身坐起來，和他那雙小脚做遊戲，偶然抬起頭來看看大人們講話。當人們越來越感到沉重的時候，他却舞動着一對小手，依依呀呀地叫了起來；他笑了。

× × ×

殘廢兒童的房間裡。

低能兒流着鼻涕，患了麻痺症的小孩扶着拐杖，一搖一幌，來來往往地談着、玩着；熱鬧極了。一個小腦萎縮而得癱瘓症的少年，彷彿全身都扭曲纏緊地被放在一個上面帶圈的椅子裏；一個小妹妹依偎到他旁邊，他似乎用盡了力氣扳動自己死樹幹般的身體，要用掛在那上面的手去摸她的頭，顫動着、嘴哼着，始終够不着，臉扭曲得更難看，嘴歪得快要到耳朵了，但哼聲裡却帶着模糊的笑聲。他們都彷彿不需要同情。

突然，那邊起了紛亂，一個小孩子哭了。他躲在褓娘懷中哭着，看來四肢很健全，孩子們圍籠過來了。褓娘說因為我們這些「客人」不理他而生氣了。我們才發現，大家盡找脚壞得厲害不能動的小孩玩，倒把他這不用拐杖，只是微跛的忘了。

一個輕殘廢的人要建立正常的心理確實往往比一個重殘廢的要歷經更多的艱辛。因為對於前者，一般小孩往往只報以嘲笑，而後者却受有人間無限度的愛與同情。

× × ×

房子角上的低竹欄裏，坐着一個裸體的胖小孩，是個具有破壞性的白癡，聽說每天要撕破和吃掉一件衣服，連積木拿給他他都吞下，然後排泄出來。他似乎對自己的存在毫無感覺，他的將來已被看出仍將是如此。育幼院經濟困難，更多的棄嬰孤兒正待救濟，但褓娘們仍然日復一日地「供養」着他，是抱着怎樣的胸懷呢？

也許是當初見他被送來，就不忍再把他拋棄吧，加上人的感情隨時間而加深，雖然他表現得像個「物」，但在褓娘的眼中却已似自己的骨肉了。

× × × ×

一個頭大如斗的小孩，一動也不動地躺在木上

，眼睛也是直望着天花板。褓娘說這是腦病，人全不能動，也全沒有意識。仔細看看，他黑溜溜的眼睛是深處的，可不像沒有意識，可不像小孩的。那是一個人獨立海邊，遙望遠方的眼睛，那是一對夜晚凝望星空的眼睛。

他在想什麼？

有一天能治好他嗎？

× × × ×

我們要走了，孩子們送到門邊。一個小弟弟踏着蹣跚的脚步走來拉着我的褲管，他偏着頭仰起來說：「客人抱我！」臉上是親熱的笑。我便愉快地把他抱起來搖着。這一來旁邊的孩子們都張着雙臂叫着「抱我！抱我！」渴望地奔過來了。他們擁擠在我週圍，幾十隻小手拚命地伸過來，「抱我！抱我！客人抱我！」一聲聲不絕於耳。於是，我領略到孤兒是什麼了。一一抱起他們，一種愛淚交集的激動，立刻湧滿了心頭。

再別過頭一看，那邊一角站着一個小孩，木然地向這邊望着。向他走去，蹲下來，伸出雙臂，於是他眼睛亮起來了，接着小臉綻出了笑容，笑得美極了，給我的是那種破啼為笑的印象，然後很快地，他衝上來緊緊抱住了我，抱得好緊。

我不禁陷入無限的沉思中。

後記

貧窮是個人和社會的錯誤，私生是父母的錯誤，疾病和戰爭是人類的智慧所尚未克服的問題。就為了這些成人們的錯誤，那麼多無辜的孩子不能每天享有父母慈愛的呼喚和抱撫。這是不公平的。這是大自然無情的缺陷。

所幸的是人是充滿愛心的。許多發現這種情形的褓娘便發自本心竭盡其力地要彌補這個缺憾。她們整天忙着，要給孩子們照顧、教養和愛情，要為孩子們安排一個快樂的王國。然而她們的熱情並不足以抵消人數上太大的對比，孩子們顯然不能得到過多的撫愛；在嬰兒的尿布間，在餵養殘廢兒，為每一個孩子洗澡之餘，還要帶那些小兒麻痺，沒有小腦的孩子大小便，褓娘們實在沒有多少精力可以和孩子們玩，她們所能給的教養也自然有限。因此育幼院很希望人們「隨時」去訪問，尤其是學生們

(下轉72頁)



# 音樂家軼事

蕙敏譯



德國音樂家歐芬巴哈，日常生活都是音樂化。居處必選擇非常幽靜的地方，使周圍沒有不快的聲音來擾亂他的聽覺。一天，他的勤懇而忠實的僕人，突然被他辭掉了。僕人莫名其妙，只好央求他繼續雇用，否則的話他將無家可歸，巴哈看他狀極可憐，於是介紹他到其好友M先生家。M先生正要雇用僕人，現在得巴哈負責介紹這樣可靠的僕人，自然很歡迎。就以與巴哈所給相等之工資雇下了這僕人。幾個月後，M先生覺得幾個月以來，僕人真是忠實而勤懇的，他怎會遭巴哈辭退呢？於是一天他特別拜訪巴哈，請問這個理由。他問巴哈道：「你介紹給我的僕人，做事忠實而勤懇，為何不自己雇用而介紹給我呢？」巴哈答道：「朋友，這僕人確實是忠實而勤懇的，不但房屋打掃得極清潔，又顧着我衣服上的灰塵，時時拿我的衣服到屋外去拂拭，一天拂拭好幾次，不過他拂拭灰塵時，拿刷子在衣服上亂打，發出來的聲響不合於音樂上的拍子，使我聽了很感不快，所以不雇用他了。」他的朋友聽了不禁大笑起來。他想做音樂家的僕人真不簡單，連拂拭灰塵都要合拍子。

大音樂家對於音響都有可驚的記憶力。德國大音樂家，莫扎特，從小對音樂就有驚人的天才，三歲時就會在洋琴彈奏和弦，四歲時，已會彈舞曲，五歲開始作曲。六歲和其姊一同登台演奏，到處博得聽眾的喝采。有一次，他父親的朋友來家裡演奏「曼梵」，莫扎特聽了之後，竟連「曼」的音調之高低都牢記不忘，過了幾天，那人又來家裡，對莫扎特說：「你前天聽我奏「曼」，今天和我合奏好嗎

(上接71頁)

團體地是最受歡迎的。

有人說：「去訪問孤兒會不會帶着痛苦回來？」我覺得那有點像看一部深刻的悲劇，而這是更真實的人生戲劇——深深的感動那種充實之感，還不足以形容，因為這裡面還有歡樂。一本小書是一個珍寶，一顆糖所能給孤兒們的雀躍尤甚於一般母親給孩子的一個大蘋果。和他們玩的時候，你會成爲他們的一員，你會忘記他們是孤兒，正如他們忘記他們沒有父母一樣。看他們雀躍，跟他們歡笑，是令人

？」莫扎特回答：「你的「曼」比我的降低四分之一之音呢！」

蕭邦是鋼琴音樂的專家。自作洋琴曲，又有驚

湛的演奏技巧，他的演奏，在當時的歐洲名望極大，人們稱他爲「鋼琴詩人。」但他性情很獨特，喜歡獨自躲在暗室中，而不喜與別人交際；尤其不喜歡彈琴給別人聽。白天，他在室中關上窗戶，點一枝蠟燭，獨自彈琴。他的崇拜者便偷偷地在室外，將耳朵貼在門縫上竊聽。故他一生公開演奏的機會甚少。他所最厭惡的是人們強求他彈琴。有時，他對於這等無禮的要求竟用非常辛辣的手段來對付，使人難以忍受。有一軼事如下：某晚，一位紳士請蕭邦到一所大菜館去用晚餐。這位紳士點了上等的佳肴，宴請許多賓客，而延請洋琴詩人坐於首位，其目的正是要正喫完後請蕭邦彈一曲給賓客們欣賞，而且他是已經和賓客約好的。晚餐用畢後，主人請蕭邦離席，引導他到別室的一架開蓋的洋琴面前，向他一鞠躬，用非常客氣的語調請求他：「衆賢朋久慕先生洋琴神技，今天一定要聆教！」蕭邦一見開了蓋的洋琴就蹙着眉頭；聽了他強請的話更覺可嫌；就以嚴辭拒絕了他。但這不知趣的紳士又是更深地一鞠躬，只管以客氣話請求，硬要求蕭邦彈琴，因而觸怒了蕭邦，冷笑着並高聲對那紳士說：「哈！哈！我已吃了你一頓晚餐，原來你竟要我付鈔，那麼，我吃的客該付多少呢？」同時伸手入衣袋中摸出錢囊來，要付給他錢幣，紳士才知道觸犯了洋琴詩人，連忙收回請求，但爲時已晚，宴會於是不歡而散。



歡暢和深深回味的，這遠非因測隱之心所感到的痛苦所可比擬。

如果你覺得人生的快樂在不斷地尋訪和做我們認爲對的，有興趣的事，孤兒院就是值得探訪的天之一角。在兩小時內，你將獲得畢生難忘的經驗。如果你喜歡小孩子，你會想再去，再去和他們玩，爲他們做些什麼的。私立義光育幼院，就在水源路一〇〇號，1，3，5，13，零東，零南公車都可到附近。